

异中求同 变中求信

——译西德尼·谢尔顿《我的另一面》第一章有感

唐健禾

(四川理工学院,四川 自贡 643000)

摘要:在翻译西德尼·谢尔顿的自传体小说《我的另一面》的第一章中感受倍深,从忠实传意、瞻前顾后、运用技巧等几个方面归纳,进而研讨在两种语言的转换过程中何以异中求同、变中求信,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翻译行为既受限制性约束,又有创造性的自由,其本质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进行协调。

关键词:《我的另一面》;翻译行为;忠实;传意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80(2011)04-0124-04

西德尼·谢尔顿(1917—2007)是美国当代最为显赫的畅销小说作家之一。他的许多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其中最为中国观众熟悉和喜爱的有《天使的愤怒》、《假如明天来临》、《裸脸》、《血线》等。本文所指的文本为西德尼·谢尔顿的自传体小说《我的另一面》^[1]的第一章(原书标题用了“memoir”这个词,但笔者认为,此书虽为自传,但仍为小说写作风格,故将其称为“自传体小说”)。在第一章中,作家以自己 17 岁时所经历的一场几乎得以实现的自杀计划为切入点,将此作为一部长达 360 多页的自传体小说的开端,一下抓住读者的眼球。如此扣人心弦的悬念重复了谢尔顿在小说创作中一贯的手法,迫使读者渴求得知“下一页”的内容。然而从结构上讲,原文文本没有一气呵成的爽快,而是一边沿着主线把故事讲下去,一边不时插入背景的交代,如刚刚拉开自杀计划的序幕,就转而描述 1934 年美国所经历的那场毁灭性灾难。作者的自杀行动被发现后,故事情节沿着他和父亲的对话发展下去,直到最后他决定暂时放弃自杀。其间插入了作者本人思绪的表白,这让读者明白了他自杀的原因和暂时放弃的理由。笔者一气将第一章译出之后,回头一看,低头细想,更知文本中荆棘密布、难点起堆,更感

在两种语言间要做到忠实转换文本内容真是举步维艰、难如登天。“危难”之处,及时求助于翻译大家的宏论与卓见,心灵得以点拨之后,原则更为明确,思维更加畅通,技巧更加灵活,最终形成一篇大致可以让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一样感受的译文(该译文发表于《蜀南文学》2009 年第 2 期)。本文将以此文本中的一些句子为例,研讨在翻译中何以实现“异中求同、变中求信”的策略。

一、明确忠实传意一致的原则

奈达(Nida)与泰伯(Taber)指出:“忠实的译文可使接受语读者产生与源语读者读原文的体验基本相同的反应。”^[2]然而,常有译者未能真正理解这种“忠实”的精髓,一面对原文就忘掉整合原则,丢掉汉语的行文结构原则,只对原文亦步亦趋,逐字逐译,唯恐译掉一个单词。他们实际上追求的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忠实”。笔者认为,只有做到传意,方有可能忠实,但要达到传意,就必须根据实际做出恰当的变化,正如捷克学者波波维奇所言:“译者变换表达方式,并非是想改变原作,而是力图要使译作尽可能地在整体上忠实于原作。”^[3]

例 1 I, however, felt poor all the time because we were living in the demeaning kind of grinding poverty

收稿日期:2011-04-20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 2009-2012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改革项目(P09253);四川省教育厅 2010 重点项目(10SA110)

作者简介:唐健禾(1955-),男,四川富顺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中西文化对比。

网络出版时间:2011-6-28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51.1676.C.20110628.0922.001.html>

where, in a freezing winter, you had to keep the radiator off to save money and you learned to turn the lights out when not in use.

译文:而我每时每刻都感到清寒,因为我们生存在人格低贱、穷困潦倒之中,凛冽寒冬也得为省钱而关闭暖气,早已习惯无需照明时就把灯熄灭。

笔者译到此句时,读了几遍后仍难以找到恰当的句子表达原句意义。这种状况正说明“来自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们往往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叙述模式、迥异的语言结构、不同的文化源流,而这些差异不可避免地会在译文中反映出来。”^{[4][6]}此句的第一个难点是如何传译 the demeaning kind of grinding poverty. demeaning 意为“有辱人格”和“降低身份”, grinding 意为“折磨”、“使某人毫无希望”。笔者按照“整合意义”的手法,将其译为两个四字结构:“人格低下、贫困潦倒”。第二个难点是 where 引导的两个并列句子。这两个句子意思是明白的,但翻译时很容易形成欧化句子,思忖再三,终以汉语语法重意合之原理体现,即不使用任何连接词,通过遣词造句而阐释内在认知事理。但句中还有一个词很难处理:learned,如照词典释义“学会”、“得知”和“领悟”、“懂得”等,这就使人产生疑问:难道关灯还需要一个学习过程吗?融会贯通句子前后的意义后将其含义演绎为“通过认知而形成习惯性动作”,这就找到“早已习惯”这么一个表达形式。

例2 No plausible lie came to my mind.

译文:我根本不想做任何掩饰。

这是一个使用“无灵主语”的句子。假如直译,这个句子则为:“没有任何掩饰的谎言出现在我头脑中。”如此翻译似乎很忠实,看上去也很对等,然而,这样生硬晦涩的句子根本不能达到传意的目的。可将该原句演绎为:I didn't want to tell any plausible lie at all. 再进一步演绎为:I didn't want to hide the fact. 这样就译为了:“我根本不想做任何掩饰。”这种变换是用人称代词“我”替换了无灵主语“no plausible lie”,将语言的视点从 no plausible lie 转移到了人称代词“我”之上。

以上两个例句如果不做变换,那么在结构上、表面上无论怎么忠实或对等,译出的句子都很难具有可读性,结果是读者面对译文一头雾水,这何以谈得上传意呢?以上分析表明,要追求忠实,传意是基础;要达到传

意,变换是手段。

例3 A million vagabonds, including two hundred thousand children, were roaming the country.

译文:80万流浪汉和20万儿童在全国四处游荡。

这一句明显映示了不同的思维与不同的叙述方式的差异。照着这个句子的模式将此句对等译出,则为“一百万流浪汉,其中包括20万儿童,在全国四处流荡。”插入两个逗号断句的句式读起来使人感觉信息似乎中断。为了保证既达到传意又做到流畅,就把此处的表达改为了“80万流浪汉和20万儿童”。

二、瞻前顾后畅通思维

翻译中常因碰到难点而使手中的译笔受阻,查阅词典似乎就成了解决问题的出路,但结果往往却事倍功半,其原因在于单词总要真正出现在句中时才会有意义,换句话说,词典上的解释常常不能解决翻译中碰到的实际问题。正如我们常说的一句话:Words do not have meanings, people have meanings for words.(词本无意,意随人生。)所谓“意随人生”就是作者在文本中赋予某个词的意义,实际上是赋予了这个词在句中的生命。Reading as a whole 的阅读原则此时也可在翻译中“显灵”,即译者根据前后相关信息推断演绎出正确的含义。文中父亲尽力劝导儿子放弃自杀时,出现了一个看似很简单的句子。

例4 I tuned him out.

译文:我不想听他说这些。

在许多词典中找不到“turn out”在此句中的现成释义。《远东英汉大辞典》^[9]对 tune out 做出明确的释义:拨收音机以避免(不愿听到的广播或声音)。作者将父亲的劝说比喻为收音机里的声音。后面一句:“……barely listening to what he was saying”中 barely 一词传递了一条重要的启发性信息。此条信息,将词典的释义与 barely 的信息融会贯通,该句的含义则浮出水面:I tried not to listen to him. 或 I tried to avoid his voice. 于是,“我不想听他说这些”的译文便顺理成章地产生。

例5 The irony of that made me smile.

译文:父亲话中的讽刺味把我逗笑了。

这句话中 that 代替什么?回头一看,前面一句是他父亲说的话:“Put on a coat. You don't want to catch cold.”这句话非常幽默,表面并无寻常之处,但其含义

却包含着讽刺意味。作者认为自己即将结束生命,为何还会怕着凉?而他父亲根本未把作者视作即将结束生命的人。前后意思一贯通,就找到了合适的表达。由此看出,通畅思维方可使原文得到恰当的转换。

例6 ……whisky and sleeping pills were a deadly combination……

译文:……将安眠药与威士忌混合服用最易致人死亡……

根据上下文的启示可以获得思维逻辑上的清晰,其意应为 the combination of whisky and sleeping pills can cause death. 参照其意,再做整合,便可译为意义明白、表达流畅的句子。如此处理,原文与译文在句子结构上的差异便迎刃而解了。

三、灵活务实运用技巧

1. 增词技巧

增词技巧是翻译中常用的手法之一。但关键是增加什么词呢?这就得根据实际选择恰当的词语增添到句子中。这些词语必须能反映出潜在的意义,使得句子表达更加明确,读起来更为流畅。

例7 Former millionaires were committing suicide, and executives were selling apples in the street.

译文:显赫一时的百万富翁接踵自杀,众多董事经理走上街头卖起苹果。

在此句之前已出现一系列事实来表明“危机”:股票下跌、银行关门、公司倒闭、工人失业、工资跌落和失业人员流浪。而这一句仍在补充说明“危机”所产生的结果。从加强这种事实叙述的效果,former 仅译为“前”则显得单调无力,而增译为“显赫一时”则既照应了former 的意思,又因是四字结构而感觉流畅;executives 是一个复数形式的名词,扩译为“董事经理”仍嫌不够,故在其前面加上“众多”一词。这样,两句读起来不仅流畅达意,而且节奏感更强。

例8 ……spilling some of the whisky and dropping some of the pills.

译文:杯子里的酒溅了些出来,手缝间也掉下些药片。

照原文翻译过来即:“溅出些威士忌,掉下些药丸。”无论读原文还是读译文,似乎均可得知是“从杯子里”和“从手里边”分别溅出酒和掉下药片,于是就在这

里增加了“杯子里”和“手缝间”两个表示位置的词组。

2. 拆译技巧

拆译的目的就是要将原句通过重新组合和改换词序等手法使译文不仅符合目的语的语法结构原则,并能清晰顺畅地传达意思。

例9 You told me that you wanted to be a writer more than anything in the world.

译文:你不是说过你这一生只想当一名作家,其他别无所求吗?

读到这个句子,美国上世纪曾流行的一首歌曲的名字《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在头脑中跃然出现,其歌名被译为“爱你在心口难开”,此译虽让人感到有些俗气,但该歌曲的广泛流行还不能不说与此歌名的汉译有一定关系。这个句子当然不能采用那种译法。原句可以释义为:You didn't want to be anything in the world but a writer. 或者 You were willing to be nothing but a writer. 于是,在确定汉语表达时将原句拆开,形成两个信息点:“一生只当作家”、“其他别无所求”。除了拆译,还将句子变为了问句。

3. 补全技巧

英语中常出现模糊表达(fuzzy expression),其中有的是因省略而导致的。在将其译为汉语时,如果照着字面逐译,往往会混淆意义,造成意义传达不明的结果。补全技巧就是要补上省略的意思,将英语中因省略而造成的模糊表达在汉译中明晰。

例10 I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Nothing.

译文:我明白会发生什么,那就是什么也不会发生。

此处出现的 nothing 一词独成一句,要究其意义就必须将其省略的部分找出,根据前句意义得知应为 Nothing is going to happen. 意义清晰的汉语句子因此脱颖而出。

例11 I wanted a wonderful future and there was no wonderful future.

译文:我渴求美好的未来,但美好的未来并不属于我自己。

翻译这句时首先要在句后加上省去的“for me”,这样前后两句间的逻辑关系一下明了,则不会译成:“我渴求美好的未来,却没有美好的未来”。如此的翻译

明显得到了变模糊为清晰、变并列为对比的强烈效果。

译完文稿,再写体会,深感自己在领悟文意、挖掘含义、遣词造句、完善词句等具体翻译行为上又获进步,但更为重要的是自己思想上对翻译行为的认识产生一种“顿悟”——从“认识差异可以求同存异,研究差异可以减少差异”升华到“异中求同,变中求信”。这就是:翻译永远是以“忠实”的原则出发,在差异中寻求目的语表达与源语表达的最大等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定要采用变换表达方式的策略,从而实现忠实(即“信达雅”之中的“信”)的初衷。正如笔者曾经指出的一样:“翻译行为的限制性给予翻译者约束,翻译行为的创造性则赋予翻译者自由。”^[6]就是在这种看似既有约束又有自由的矛盾背景下,翻译者实现了初衷并达到目的。因此,翻译者在追求“异中求同、变中求信”中实际上是在体现着“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调和的、辩证的艺术”的原理^[7]。由此也可再次重申:“翻译的过

程是两种异质文化彼此之间差异性的协调和商讨过程”。^{[4][76]}

参考文献:

- [1] Sidney Sheldon. *My Other Side* [M]. New York: Time Warner Book Group, 200.
- [2] Nida, Eugene A. & Charles R. Tab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FLEP, 2004: 203
- [3] Shuttleworth, Mark and Moira Cowie.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 Shanghai: SFLEP, 2004: 57
- [4] 孙会军. 普遍与差异[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 [5] 梁实秋. 远东英汉大辞典[Z]. 台北: 远东图书公司, 1977: 2259
- [6] 唐健禾. 对立而统一: 论翻译行为的限制性与创造性[J]. 外国语, 2010, (5): 78
- [7] 王佐良. 文学翻译中的问题[M]. 中楼集.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55: 138

责任编辑: 梁雁

Seeking Equivalence from Difference and Attaining Loyalty from Changing — The Experience of Translating the 1st Chapter of *My Other Side*

TANG Jian-he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Engineering, Zigong 643000,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feelings of translating the 1st chapter of *My Other Side* by Sidney Sheldon, the thesis makes conclusions on how to transfer faithfully, how to correlate harmonically and how to apply skills correctly. In the meanwhile, how to seek equivalence from difference and how to attain loyalty from changing are studied in the course of transference between two languages. In this way, the recognition has been profoundly raised that translation activities are not only restricted but also free with creation.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 is harmonization between two different cultures.

Key words: *My Other Side*; translation activity; be loyal; be expressive